

张新颖 刘志荣 著

# 实感经验与文学形式



# 实感经验与文学形式

张新颖 刘志荣 著

復旦大學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实感经验与文学形式/张新颖,刘志荣著.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3. 1  
ISBN 978-7-309-08059-9

I. 实… II. ①张…②刘… III. 中国文学:当代文学-文学创作-研究 IV. I20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060249 号

### 实感经验与文学形式

张新颖 刘志荣 著

责任编辑/孙 晶

复旦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出版发行

上海市国权路 579 号 邮编:200433

网址: [fupnet@fudanpress.com](mailto:fupnet@fudanpress.com) <http://www.fudanpress.com>

门市零售:86-21-65642857 团体订购:86-21-65118853

外埠邮购:86-21-65109143

浙江新华数码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 787 × 1092 1/32 印张 6 字数 80 千

2013 年 1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309-08059-9/I · 609

定价: 25.00 元

---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向复旦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发行部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 序 言

呈现给读者的这本小册子,收录的是张新颖兄和我的四篇对话。其中最早的一篇完成于二〇〇〇年,最晚的一篇完成于二〇〇六年,内容则两篇关于现代作家,两篇关于当下创作。从最初开始到现在,时间已经过去将近十年,所得却只有四篇,虽然在他人看来未必珍贵,对我们自己来说,却是逝去的一段时光的纪念。

这些对话的进行并没有经过事先的设计,我们只是偶然对某个问题都有所感,若彼此都有心情,就凑在一起聊上一通。不过虽说是兴之所至,回头来看,不论是讨论穆旦的现代主义诗歌与现实的关系,沈从文的文学与人生的特殊性,林白的《妇女闲聊录》对于既成文学理解的打开作用,乃至余华的《兄弟》下半部对于当下现实的精彩表现,我们的讨论多多少少还是环绕了一个论域,也就是本书的书

名——“实感经验与文学形式”。由兴之所至进行的散漫谈话，竟然慢慢浮现出了一个核心，也可见在颇不算短的这一段时间里，萦绕在我们心头的问题，并没有因时间的流逝而失去意义。

一定程度上，这些谈话起源于这么一个困惑：在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中，为什么会出现这么一个情况，即文学文本在丰富性、复杂性（经常也在生动性）上，要远远地弱于经验与历史。如果把这作为一种通例，显然并不能成立，我们都知道世界文学史上有许多优秀的文学作品，要远远地比生活更为丰富复杂，也更能激发人的感受和思考，而从现当代中国作家自身的经验、二十世纪中国的历史、乃至我们当下所处的这个剧烈变化的时代来说，也并非没有提供充分且有趣的写作材料，那么何以仍然出现了这么一种情况？历史的剧烈变迁、作家来不及静下心来感受与思考，当然可以算是一个原因，但这并非充分的原因，也不能算是对问题的一个好的回答——它甚至经常会成为怠惰与苟且的接口。问题的进一步回答，恐怕还是得深入到写作者内部，一定是写作者内部产生了某种窒碍，才排斥了丰富复杂的实感经验

进入文学文本；而这种窒碍，稍加考察，便会发现得到了现代以来建立的文学机制的支持，甚至它们本身就是这种文学机制的基本组成部件，在这个意义上，检视这一基本的文学困惑，一定程度上就是对现代以来的文学机制的一些重要方面，进行检讨与反思。

着意提出“实感经验”这个词汇，正是出于对那些最优秀的作家的一些重要品质的体认：这些作家的作品，其具体、丰富、生动，带有一种来自实际经验中的鲜活，这种生动、鲜活常常不可被观念、理论所充分涵纳。这自然不是说这些作家所写的一定是纪实作品，但即便是虚构性与创造性的写作，如果其作者是一个具有丰富具体的实际经验的作家，其写作也会带有这种不可化约的品质。本书讨论的沈从文，当然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其他优秀的中国作家，如鲁迅、张爱玲，也莫不如此。

对“实感经验”的强调，不可等同于以往所谓“艺术源于生活”论，虽然它们在趋向上有类似之处，但“实感经验”这个词汇，在强调生活经验的同时，也强调主体的活生生的不可替代的感性。这种经验一开始就有一种主客观交融的性

质,因为对于每一个活生生的人来说,不存在可以把人剥离开的、纯客观化的“生活”,具有的一定是他自己具体的、实在的、有血有肉、有汗有泪的经验。比起“源于生活”论经常暗含的对基于反映论的现实主义偏好,“实感经验”这个词汇由于一开始就内含了对感性的重视,也便能够涵纳除此之外的更为丰富的创作经验(譬如浪漫主义与各种现代主义的创作)。此外,由“源于生活”而引申出的“高于生活”的论述,经常导致文学最后沦为观念与理论的传声筒,“实感经验”这一词汇由于对具体的活生生的感性经验的重视,也可以作为对之的一副中和剂或治疗剂。在我们看来,正是这种带着充沛的感性体验的“实感经验”,而不是可以被客观化、乃至概念规约化的所谓“生活”,应该是文学写作的正当起点。然而,不幸的是,中国现代文学从一开始起,就启用了各种机制,对具体的、活生生的人的“实感经验”进行忽视、限制、筛选、宰割乃至抹杀。这在从晚清以来的各种现代性方案给予文学的从属地位,以迄八十年代在文学现代化论述下对形式的强调与关注发展到极端所致的流弊,都不难看出一些端倪,由此导致文学在丰富、复杂、生动乃

至深入、体贴等品质方面受到损害,也是不难理解的事情。

对于各种现代性方案的反思,近些年来颇受关注,估计以后也会有更为深入的讨论出现,在此毋庸赘述;倒是“文学形式”与“实感经验”的关系,有必要再多说几句。对于本书的两位对话者来说,八十年代中期以降的先锋文学运动,乃是我们的文学阅读和研究的非常重要的背景,对这次“革命”在当代中国所起的解放作用,恐怕怎么强调也不会过分——但对形式的重视、强调和实验,最初可能是突破以往窒碍的颇为有效的突破口,发展到极端却也形成了新的对“实感经验”的排斥与约束。上世纪的最后几年,评论界曾有对八十年代“纯文学”论述的反思,估计可能感觉到的也是这种窒碍。在我们看来,问题可能还要更具体,若把纯文学的问题归结为形式问题,那么不是形式不重要,而是要对形式做更为开放的理解和尝试,从而使得文学写作能更加向实感经验敞开。在此,实感经验始终是第一位的,作为对它进行良好表达的尝试,文学形式的实验应该更为开放、灵活、自由,跳出移植、模仿与文艺腔的陷阱——在极端情况下,为了呈现“实感经验”的丰富、鲜活、生动,形式的因



素可以降到最低,甚至于接近牺牲。这些想法,在我们对穆旦、林白、余华的讨论中都有涉及,不见得有多成熟,若能起到点刺激心智的作用,我们就已经心满意足。

我们强调“实感经验”,从另一个方面来看,也不过是对文学的一个根本问题在新的情况下进行重述。远的不说,即就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胡适的“你不能做我的诗/正如我不能做你的梦”的诗句,鲁迅的难以“为热带人语冰”的感叹,胡风关于“现实”与“主观”的论述,沈从文的写一个地方、非要对这个地方的一切有尽可能贴身的了解的忠告,乃至张爱玲的“我相信任何人的真实的经验永远是意味深长的,而且永远是新鲜的,永不会成为滥调”的见解,无一不是在某一方面对“实感经验”的重要性进行强调。在这个新的现象层出不穷、老的情况却也未见得不会重复的新世纪,我们愿意再次思考、探究和阐发“实感经验与文学形式”之间变化多端、生生不息的动态关系,以作为对新世纪中国文学的祝祷。

刘志荣

二〇〇九年十月十七日

## 目 录

|                             |     |
|-----------------------------|-----|
| 序 言 .....                   | 001 |
| 第一篇 文学、思想、个人实践              |     |
| 沈从文与二十世纪中国 .....            | 001 |
| 第二篇 一个“现代英雄”的发现、面对和承担       |     |
| 穆旦的诗与现代经验 .....             | 059 |
| 第三篇 打开我们的文学理解和打开文学的生活视野     |     |
| 从《妇女闲聊录》反省“文学性” .....       | 089 |
| 第四篇 “内在于”时代的实感经验及其“冒犯”性     |     |
| 谈《兄弟》，并谈《兄弟》触及的一些基本问题 ..... | 121 |
| 附 录 这篇对话引来的一封信 .....        | 167 |



# 第一篇 文学、思想、个人实践

沈从文与二十世纪中国



## 一、三个阶段,三种形象

张新颖：我们今天来看沈从文，应该拓开我们自己的理解空间。如果这个理解空间太小的话，是放不下这个人的。这次谈沈从文，我想主要是谈出这个人的总的气象出来。

刘志荣：我觉得要谈出沈从文的气象，就是要谈出他和别人不一样的地方，明白了这个地方，也就明白了他为什么对现代文学比较重要——其实就是到现在，我觉得他还是很重要——但他重要的地方，大家还是不太明白。我觉得要把这些谈出来。谈出来，可能就能把他把握住了——其实也不是“把握”住，总算能够理解沈从文的核心吧。

你先说吧。你不是最近才写完《沈从文精读》吗？一定有什么比较兴奋的地方。

张新颖：我的想法，是把沈从文放在整个二十世纪中国的时空中去理解，简明一点说，可以从三个阶段来谈——当然不可能这么简单，只是为了说得清楚一点：

第一个是文学阶段，基本上是到三十年代中期，或者说《边城》这样的作品完成之后就差不多了；如果要一个明显的标志，可以以一九三六年《从文小说习作选》的出版划一条边缘模糊的界线。我上《沈从文精读》的课，这一阶段，主要讲《从文自传》、《湘行书简》和《边城》，看起来好像这一阶段从《从文自传》开始，实际上不是，实际上是从他一开始创作到三十年代中期——因为《习作选》的出版，等于是十年创作的一个总结了。这个文学阶段主要还是“创作”的阶段——这个文学还是一个“创作”的概念。

第二个阶段是从三十年代中期到四十年代结束的时候，这是一个从文学到思想的阶段，越是往后去，思想的成分越重。如果从形象上来讲，第一个阶段是作家的形象，那么第二个阶段就是思想者的形象。这个思想者是一个非常痛苦的思想者，你没法说他思想得很通透，他的思想过程是非常痛苦的，和现实粘连纠缠得厉害，不能圆通。但我觉得就是这个痛苦、粘连纠缠和不能圆通，特别有意义，有价值。

然后就是一九四九年新中国成立之后，一直到他去世，第三个阶段。这个阶段比较麻烦——当然你可以把他说成

是一个学者的阶段,我不愿意这么说,我觉得是一个知识分子实践的阶段,一个知识分子怎么在一个变动的时代过程当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在这个位置上安身立命。他要找到这个位置,要在这样一个位置上安身立命,是要付出很多代价的。这个代价不是一般人所说的受很多苦啊等等,那只是被动地承受;而是在精神的严酷磨砺过程中去追求意义和价值,苦难和整个创造事业的主动追求是紧密相连的。

对应于这三个阶段,是三种形象:一个文学家的形象,到一个思想者——当然这个思想者也是从文学出发的,是一个文学思想者——的形象,再到一个实践者的形象。这样一个形象的变化过程是非常明显的,但不能把三种形象割裂开来,其中有贯穿性的线索。贯穿起这三种形象,大致上可以描画出沈从文这样一个比较特殊的人、比较特殊的知识分子,在二十世纪中国巨大变动时代里的人生轨迹。

这样一来,以往我们对沈从文的理解就显得狭隘了。文学阶段之后的思想者的形象是不突出的,我们都觉得沈从文是一个作家,不觉得他是一个思想者,更不觉得他是一个实践者。他在一九四九年以后的文物研究被简单地解释

成被迫改行,是被动的,不得不然的,就没有注意到这里面有一个知识分子和社会建立起有机联系的主动成分。在这样的视界内,沈从文的形象就显得很小了——就是一个作家嘛。我觉得补充上后面两个阶段,沈从文的形象才能完整起来,大起来。

另外,即使是第一个阶段,我们的理解,可能也还存在着问题——就是,可能还是把他的文学理解小了。

我现在讲沈从文,基本上就是这样思路。

## 二、重新认识他的文学

刘志荣:关于“作为思想者”的沈从文,我在前几年研究沈从文的潜在写作时,上溯到他三四十年代的写作和思考,对这一层面也有所发现,有所感应——他所发现、所思考的问题,确实比较重要。这个我们后面再谈。我们现在还是从他的文学阶段开始。

这个阶段,我觉得还是应该从《从文自传》谈起,虽然在这之前他写了很多东西,但沈从文之为沈从文的东西还没有出来——所以,实际上他是有一个发现自我的过程的。



在发现自我之后，他的文学真正有了一个“象”，他所感受到的很多东西也都出来了，他的文学也真正表现出很多和当时人非常不一样的地方——这些不一样的地方，有一个核心，而这个核心，其实对理解沈从文来说正是最为紧要的，而且，只有由此出发才能理解后来沈从文的那些思想。因为作为文学家，他感受到了一个大的东西，这个大的东西一直是他后来思想的一个背景。他为什么后来在四十年代会很痛苦地想很多问题，而且在这些问题上他跟当时所有的人思路都不一样——为什么他想的会和很多人不一样？那是因为他的思想始终有一个文学的背景，有一个从其中感受到的东西，这个东西要比别人大得多，也丰富得多。这样的话，从他的文学谈起，倒是一个很好的入口。

张新颖：你说他感受的那个大的东西是什么？这个要好好谈谈。我先说你刚才你说到的“发现自我”，这个说法很有意思。“发现自我”，单纯来看这个字面的话，其实是没有什么新意的。我们从五四以来一代一代的作家，普遍都有一个发现自我的过程。不过，如果和沈从文对比的话，很多五四以来的作家，发现的自我其实是“假”的。为什么这